

裘树平
苏羽绛

编译



与猩猩 相伴的日子

动物世界
探险丛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与猩猩相伴的日子

袁树平 苏羽绛 编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章	动物会说人话吗	1
第 二 章	襁褓中的科科	6
第 三 章	该为大猩猩恢复名誉了	16
第 四 章	科学家们的争论	21
第 五 章	牙牙学语的第一步	26
第 六 章	搬到斯坦福去	38
第 七 章	一场监护战	48
第 八 章	科科的一天	51
第 九 章	对科科的苛求	54
第 十 章	科科必须进行基本训练	66
第 十 一 章	最要紧的问题是理解语言	78
第 十 二 章	单词顺序引出的烦恼	90
第 十 三 章	手势语言的探索	96
第 十 四 章	科科究竟有多聪明	100
第 十 五 章	科科的世界	107
第 十 六 章	大猩猩的幽默诙谐和其他语言游戏	116
第 十 七 章	创新之语和辱骂之词	125
第 十 八 章	科科和她的新伙伴	134
第 十 九 章	放学后的出游	149
第 二 十 章	大猩猩的观感和见解	158
第 二 十 一 章	是什么束缚了科科的学习	168
第 二 十 二 章	结论	175

跋.....	181
大猩猩的近况.....	184

第一章 动物会说人话吗

9年前，我开始教科科第一个美国手势语的单词。当时，对于科科在多长时间以后才能够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个问题，还很难预料。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把握去想象，一只大猩猩一定能够学会用有节奏的语言、生动的语言、调皮的语言来表达她的情感或描绘她的内心世界。

10年来，科科在类人猿的语言实验中所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使行为科学界为之哗然。激烈争论的前景将如何？似乎还不可估测。看来，过去几年中曾遭驳斥的主张人类以外的动物有可能获得语言的论点，也许重获生机了。遗憾的是，尽管事实确凿，冷嘲热讽依然咄咄逼人。

科科的才能要延续多长时间才能得到认可？这还很难说。最近有一个访问者专程来看望科科。在与这只180磅的大猩猩见面时，访问者先指着科科，随后在自己的脸前摊手朝天划了个小圆圈手势，示意说：“你真漂亮。”

科科很快领会了这个评论，马上用她的手指敲着鼻子的一边，她的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不对，不漂亮！”

科科的这个答复是出于谦虚的表示？还是确实在对访问者作恳切的说明？它会不会仅是一个无意识的偶然手势？或者是她对先前遇到类似赞美时的模仿？探索科科的思想，理

解她内心对周围世界的反应，似乎是一个对人们充满魅力的狂想。但其结果毕竟由一个无容置疑的事实确立了：科科所作的是一个语言符号，她知道她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她的行动完全是有意意识的，决不是什么模仿。

这就是本书的任务——呈现科科语言学习的情景；介绍关于她所学的语言；展示一幅大猩猩使用我们人类语言的带有神奇色彩的画卷。

几千年来，动物是否可能学会语言，一直是人们——其中包括柏拉图、德希卡特甚至当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感到兴趣盎然的问题。最近，沃克·珀西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曾作了一段极好的表述：

“有人将人类的起源说成是从他们还没在大自然中从事劳动时就开始了。但老一代人认可的事物，现在均遭到了怀疑。自古以来，不是就有人一直提出，人的灵魂、智慧、自由、愿望，确乎是神圣的吗？”

其实，人的唯一起源是可见的。即使在近期，所有的问题都在争论不休时，对这一点也是公认的。这就是——人的特征是语言。

为什么人能用语言说话而动物不会？

人是通过遗传而成为说话动物的。他能创造事物的名称，用语言来说明事物，说着其他动物理解或不理解的语言。

为什么没有其他较高级的动物获得原始语言？

为什么没有较低级的简单的原始语言？

没有语言的动物和会说话的人之间，差距是什么？人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创造语言的动物？”

1954年沃克·珀西写下的这些话，取得了科学家们的一

致拥护。因而，他充满自信地宣布：只有人类能学会语言。依据行为科学的传统学说。他认为动物仅能表露信号，它们所谓的通讯交流，仅是由一系列对生活须臾不息的需求、恐惧、生存的欲望等本能的反应所构成。但到了1960年，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的一系列类人猿的语言实验，开始动摇了这种传统的学说。

应用语言的类人猿不仅使人类独一无二的语言主宰者的宝座摇摇欲坠，此外也暴露了科学界对于“语言”所下的定义不完善。实验已经进展到当类人猿与它们的人类教师在进行语言交流时，类人猿正在干什么的问题。它们确实是使用了语言呢？还是它们通过实验仅仅学会了无意识地做一些非语言性的手势？总之，类人猿究竟是学会了语言还是在耍杂技团里的把戏？

因此我希望能告诉人们，和动物进行谈话的设想是合乎情理也是确实可行的。以后它们一定会告诉我们许多人类无法想像的奇妙事物。在过去的9年中，科科学到了美国手势语言，她获得的不仅是大量的单词，而且还有丰富的语言。这些已成为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美国手势语，是聋哑人的主要交流方式，在美国它属于第四种公共语言。它不同于英语，是一种手势语，在叙述上与英语有着显著的区别。比如说，它用手势完成一个陈述，比英语表达要长出两倍的时间。

这迫使该种语言的使用者在表达时要尽可能地精炼，把它们压缩成电报符号一样性质的语言。

这些年来，科科的谈话，始终贯穿着戏剧式的变化。3岁的科科，显然只是一个婴儿，她的语言是破碎、散乱、断续的小合奏曲。平时很少使用手势语，即使用手势语表达意图也大

多是模糊不清或用词不当的。在她早期的叙述中，比例最高的是提出一些对食物或娱乐（如搔痒、追逐、悬荡）的请求。以至于阅读科科这些语言记录的人，会误以为科科靠施舍度日，已濒临饿死的边缘：“倒那个快喝快……我我吃……你我小甜饼我我……给我喝渴……”等等。

当科科6岁时，她已开始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以显示她日益增长的独立性。一天下午，我把科科放到床上，和凯茜·兰塞姆换班，她是我的一個聋哑助手。凯茜离开前，指着记录科科言词的笔记本。于是，我翻开本子，找到了凯茜记下的、刚才她和科科用手势语进行的一场“争执”。争执的开始，是凯茜拿出了科科过去的一张照片，用手势——把食指穿过手掌指着照片，问科科：“这是什么？”

“大猩猩！”科科示意。

“谁是大猩猩？”凯茜问，采用典型的追踪谈话方式。

“鸟。”科科回答。

“你是鸟？”凯茜问，不让科科有时间产生思维混乱。

“你！”科科反唇相讥，她在这个年龄时，已会用“鸟”作为侮辱别人的词。

“不是我，你是鸟！”凯茜反驳。

“我是大猩猩！”科科回答。

“谁是鸟？”凯茜问。

“你是傻瓜，”科科开始求助于另一个侮辱性的词汇了。她把脸从正面转向边上，采用改变打手势位置的方式，将描绘性的“鸟”转换为轻蔑的“傻瓜”。

在咀咒以后，科科决定停止这场口舌之争，于是她说：“好了，走开吧，”“坏蛋！”

他们的争执，涉及到科科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问题：“坏”

的范围是怎样的？科科可能是“很好，很好，”但“好”到什么程度？在 9 年的研究中，科科对语言的态度发展过程，先是顽固拒绝；以后是柔顺服从，成为固定的生活内容，最后发展到今天创造性地使用。科科确定能领会她所使用的语言，最有力的证明之一是：她会用合适的词句去表现她的急躁不安及其他感情。

今天的科科已经 10 岁了，比起 3 岁时，她少了些调皮，添了些咬文嚼字的学究气。我们能从她一连串短短的叙述中看到，她正在开始试图表现她日益丰富和复杂的精神世界。科科怎样做这一切，她采用何种方式来表达，正是这本书所要谈及的。

第二章 襁褓中的科科

早在 1971 年 10 月，当我第一次看见小哈纳比——科(小名科科)时，就着手策划科科研究课题了。那时我刚刚决定把动物语言能力的研究作为自己的毕业课题。可是，直到 1972 年 7 月，我才正式获得旧金山动物园的允诺，同意我对他们那只尚在襁褓中的大猩猩科科，尝试美国手势语训练。

1971 年 9 月，我到斯坦福大学听了比较心理学家艾伦和阿特丽斯·加德纳的一次讲课，从那以后我才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加德纳先生与黑猩猩沃雪合作了 5 年，他最早成功地把人类语言教给了类人猿。我曾经读过不少关于他的研究工作的资料和报道，怀着浓厚的兴趣希望能亲自聆听他们介绍具体的教学情况，并看看沃雪和他的人类教师对话的录像。

当加德纳描绘他们怎样产生教手势语的设想，怎样通过反复试验寻求合适的教育途径，怎样精心地管理以确保数据的无懈可击，以及最终沃雪是怎样接受了教给她的语言时……我的兴奋与日俱增：在其他动物中完全可能有未经发掘的语言能力！尽管加德纳的演讲课是严肃认真的，我却仿佛已置身于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动物正在娓娓地向人类叙述他们王国的奥秘。当然，前提是人们必须了解用什么样的语言去问它们。

这次报告，使我对终身从事动物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立即开始计划去找一只类人猿，并准备其他条件，以使我也有可能进行同样研究。于是，我认真地钻研起了美国手势语。最初，我并没有打算找一只大猩猩，只是同样也能找到一只黑猩猩就不错了。因为他们素以驯良和聪明著称。但是，我决心不放过任何与类人猿合作的机会。

我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即我曾经与猩猩一起工作过。1970年秋季，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了心理学课程，又在伊利诺斯大学心理学系获得了学士学位，随后才与我的密友、分子生物学家罗纳德·科恩先生，一位为科科研究课题献出所有业余时间的学者——一起旅行。我对心理学的偏爱，源于我的父亲——伊利诺斯大学教育心理学系的一位荣誉教授，出版过好几本有关心理学方面的著作。总之，对于我来说，在毕业实习中致力于心理学的研究，是十分诱人的，因为这意味着我将和动物一起工作。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一个行为科学家与动物一起工作”的概念，总是与动物被血淋淋地支离解剖的恐怖景象连在一起的。但我并不这么想，我自认自己属于“新行为科学”科学家中的一员，主张以观察理解动物行为的研究方式，取代闭门造车的隔离研究方式。我认为，了解动物的本能远比单纯观察动物更意味深长。它的发展，必定会纠正人类原先对某些问题的误解。确实，在我以后和科科一起的时候，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语言把我带进了大猩猩复杂而微妙的精神世界。

实际上，我在心理学方面的历程已涉足灵长目研究的阶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灵长目是最高等的动物。最初，我在斯坦福神经心理学理论的创始人卡尔·普里拉姆指导下研究罗猴的感情。在这次研究中，我们把婴幼猴与它们的母亲作

短时间的分离，以证明一个在我看来是必然的观点：当婴幼儿猴面临一只祸福不测的空笼子，产生担忧和恐惧时，它们总是企图假依母亲以获得安慰。

以后我又迷上了长臂猿自我认识的研究。我所要知道的，就是当一只长臂猿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时，它是否能意识到镜子里的猿猴就是她自己？这个实验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它将能揭示这一秘密：类人猿是否具有人类得天独厚的天赋——意识。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在1970年已经证实黑猩猩有自我认识的能力，但对长臂猿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是确定这个能力可能开发的程度。这项工作进行了6个月，但没有发现长臂猿有任何自我认识的迹象。

不久，加德纳就到斯坦福来讲课了。从那一刻起，我卷进了一个新的“漩涡”，开始热忱地寻求和一只黑猩猩或者其他类人猿一起工作的机会。因此，1971年9月，当卡尔·普里伯拉姆邀请我陪同他前往旧金山拜访那儿的大猩猩时，我迫不及待地同意了。卡尔·普里伯拉姆博士正设想在计算机上装上一个牢固的控制台，台上安有一只经过编码的键盘。然后，教大猩猩按不同的键进行通讯。

在旧金山动物园，我们先会见了罗纳德·鲁瑟主任，然后漫步到大猩猩的巢穴。穴洞由水泥和岩石筑成，很大，一条干涸的沟把观众挡于门外。当普里伯拉姆博士和鲁瑟主任商议他们的实验时，我正好从容地呆在大猩猩身边。虽然所欣赏到的场面是乏味的：一只母大猩猩和她的婴儿在一起。细弱的婴幼儿猩猩紧紧地缠住她的母亲。每次当她不留神滑下来时，母亲就使劲地把她推到自己的背上，尽管每次婴儿总是马上又滑了下来……。但是，这个柔弱的婴儿是那样强烈地吸引了我，使我想起自己正在苦苦寻索的对象。我对普里伯拉姆

计划的实验并不感兴趣。因为我坚信，手势语言才是研究猿猴语言能力最有成效的手段。于是，我马上决定了：“好吧，普里伯拉姆可以进行他的实验，而我将与这个娃娃进行我的一套！”

当我怀着遏制不住的兴奋把这个打算告诉鲁瑟主任时，却遭到了拒绝。鲁瑟主任认为，动物园的职责是繁殖大猩猩之类濒临绝灭的动物，把这个仅3个月的孱弱婴儿从她的母亲身边带走是不妥当的。我虽然沮丧，但并没有泄气。一面继续我的美国手势语学习。一面决心去另找一只大猩猩或耐心地等到这只婴幼儿猩猩长大。同时，我开始尽一切可能去搜寻关于这个小家伙的材料，以及她在动物园里的情况。

这个婴儿就是科科，那个专横地老想把女儿放到自己背上去的是她的母亲杰奎琳，小名杰克。可怜的杰克，曾遭受过被误认是雄性的屈辱。她在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时，人们就已为她“娶”了旧金山动物园的雌大猩猩米莎。以后，因为一个慈善商人的好意——他出钱使杰克和另一只大猩猩迁到旧金山来，杰克以后就被改名为雅各布。人们都关切地期待雅各布和米莎能团聚，同时又不安地对目前这一对类人猿夫妇为什么迟迟没有建立起一个家庭而感到迷惑不解。

最后，动物园终于发现了自己的过失，虽然多少感到有点难堪，但毕竟认识到让雅各布和一只雄大猩猩生活在一起更合适。他们给她重新取了个芳名——杰奎琳。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恩赐。她被婚配给伯迈，他们很快甜蜜地结合了。1971年6月4日，他们可爱的小宝宝出世了。动物园为小雌猩猩的命名进行了一场争论，最后赢得大家欢心的名字定为哈纳比——科。日语意为“烧火的孩子”。

动物园希望科科能一直与她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但在我

和普里伯拉姆博士访问了科科母女俩以后不久，科科的健康受到了威胁：杰奎琳虽然是个称职的妈妈，但她的奶水不足。旧金山动物园毕竟不是非洲的热带丛林，因此科科无法像野外婴幼猩猩那样得到作为代乳品的草料。她开始营养不良，当志贺氏属型肠炎蔓延侵入整个大猩猩群时，她差点死去。当时她才6个月。由于遭受了营养不良、腹泻、败血病、秃毛和脱水等一连串折磨，科科的体重只剩了2.2公斤——这仅是大猩猩刚出世时的平均重量。于是，人们不得不在圣诞节前夕把她从母亲那儿带走。她先在旧金山加利福尼亚中心医学院的动物疗养所小住了几天，随后又送到鲁瑟的居处呆了两星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照料，她渐渐康复了，转到了儿童部动物园主任迪迪和兰迪斯·贝尔的居处。经过贝尔6个月的精心照料，动物园认为科科已能回家了。他们把她安顿在动物园儿童部的保育室，经检查，证明疾病并未使科科受到明显的损害。

在这段时期里，我又在其他动物园巡行，用照片对长臂猿进行自我认识的研究。我偶然遇到了饲养员马蒂·迪亚斯，他告诉了我关于科科生病的事。他认为，如果我仍然还没放弃和科科一起工作的打算，现在旧金山动物园可能会比较愿意地接受这个计划。

马蒂·迪亚斯对我打算进行大猩猩手势语训练的愿望十分同情。他在鲁瑟先生那儿为我说情。终于有一天，当我请求我的顾问，允许我把研究转为与科科一起进行语言训练的课题时，鲁瑟和我的顾问同时应允了我的要求。

过后，除了极微薄的一些私人资金支助外，在没有获得资金，也没有正式的研究计划的情况下，科科研究课题开始了。

1972年7月12日，我和罗恩驰车从斯坦福往旧金山去看

科科。这是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我略微感到有些疲倦，踌躇满志时的过度兴奋使我昨晚几乎彻夜未眠。

我们一经来到科科居住的儿童动物园保育室，从保姆戴比·莉的手臂上我接过了小科科。她把柔软的脸腮紧贴住我使劲地嗅着，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我。她大约有20多磅，除了臀部一块白斑外，全身漆黑。戴比把她放在育儿室的地板上，我用一个手势向她示意：“你好！”科科茫然地用手在自己的头顶上抚摩着。但是，当我一坐下来，她立刻敏捷地上来揪我的头发。

有一天，我遇上她正在自己的摇篮里安详地酣睡。猛一眼望去，我觉得她长大了许多，而且生气勃勃，比我所预料的状况要好得多。当戴比和我们都在屋里时，科科会迟迟疑疑地对我的招手和呼唤“来”作出反应。但她单独和我在一起时，她旁若无人地独自摆弄玩具，对我毫不理会。每次我站起来，她就撞击转动我的腿和脚——显然她以为我这是打算动身离去了。当罗恩和我在房间里为她拍照时，我们发现唯一使她感兴趣的是在门后玩“躲猫猫”游戏。以后，在我和戴比聊天期间，科科几次来咬我，警告我已呆得太久不受欢迎的客人了。于是，我和罗恩就离开了。

第二天上午9点，我去看科科时，为她带去了一个孩子们蹒跚的浅水缸。科科小心翼翼地把鼻子凑上去触嗅它，沿着水缸的边缘一点一点地啃咬，审视。戴比把她抱进了水里，她立刻用手指伸到缸底把水搅得直冒水泡。她兴冲冲，不知疲倦地在几英寸的水池里跑进又跳出，哗哗地溅起水珠。由于兴奋，她几次跑来捏我。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学习提防这些突如其来的袭击。

每天早晨，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开始一天的日常事务时，我

就到科科保育室去工作。科科仍然常常不理睬我。但是，当动物园里的马、山羊、绵羊群在育儿室的窗前路过时，她就会攀爬到我的身上紧抓住我。科科反应最强烈的是邻屋滤麦片和配制代乳品搅拌器的操作声，一旦那“呼……呼……”声传来，科科立刻开始了她迫不及待的骚动：拼命地连续击敲周围的玩具，把身子躺在橡皮狗上打滚。在撒野的间隙，她还不时到准备奶瓶的房门缝下偷看或捶几下门以示催促。我要求工作人员在喂她奶的时候示意“喝，”在抱起她时示意“起来。”

在开始的第一个星期，科科似乎倾心男人。在罗恩、约翰·邦维利(我的另一个男同事)和我3个人中她最不喜欢的是我。对约翰她是十分友好的——探究地细瞧他的胡子，不时地闻闻或用手指去拉它，放在嘴里咀嚼着。象在森林里运动似地蹦跃到他身上。她也爱和罗恩进行同样的运动。罗恩对她是富有吸引力的，她会认真地模仿他为她的玩具钟拧发条和敲拍的动作。当我的男朋友出现时，她马上把我撇在一边，我多少有点妒忌地记下了她从来没有企图咬他们的事实。但几个星期以后，她终于认识到我是可信赖的，她对于我这样一个比较固定的监护人常在身边感到满意，对我撒野的次数逐渐减少了。她甚至开始表露出，有可能选择时她最需要的是我。这方面的证明，是每当她受到惊吓时，总是首先跳上我的手臂，紧紧搂住我。

在整个科科研究项目中，我扮演的是一个双重的角色：一方面我是一个在尝试把人类手势语教给一只大猩猩的科学家；另一方面我还是一个柔弱无依婴孩的母亲。我最初的任务是和科科建立起亲密的情感。可是，在她短短的生活中发生的一连串不平常事件，已在她的心灵中留下了烙印。起初她对这陌生的金发碧眼的人类是不习惯的，是怀有戒备和猜

疑的。

每天清晨，在动物园正式开放以前，我总带着科科到动物园里去散步，尽力为科科离开保育室的禁锢创造每一个机会。开始，我并不需要皮带来束缚她，因为一个1岁的婴儿寸步不离地跟着母亲是很自然的。科科确实还很胆怯。她害怕大动物，特别是那只每天早上都发出吹喇叭似吼声的小象，因此从不敢冒险离开我。小科科唯一敢戏弄的大动物，是一群迟钝笨拙的美洲驼。当我和科科路过时，这些美洲驼就簇拥在栅栏边——它们把我们错当成送早餐的饲养员了。这时，科科总喜欢窜上去恫吓它们一下。当它们因为遭到突然袭击而惊吓狂跑时，科科会为自己的恶作剧而洋洋得意。

另一个使科科特别害怕的动物是她的同类——大猩猩。当我带科科去拜访她那住在猩猩馆里院的双亲时，她的亲属们会很快聚拢来审视这只小后代。当我们走近时，大猩猩的头领伯迈会首先站起来，倒退窥视着，紧跟着我们，并恶狠狠地朝我们扔粪块。这时，科科会吓得在我的手臂上颤抖着，不敢动弹。我们马上匆匆离开了。

在我和科科建立了融洽的关系之后，下一步的重点是掌握科科的注意力。科科还只有1岁，当她醒着的时候，她是不安分和好奇的。我用一些小游戏去引导她，并借以了解她能领会的程度。我在她屋子的大玻璃窗上呵气，然后画上些星星和简单的脸谱。科科很喜爱这样的游戏，也尝试模仿着画，尽管她的作品是乱七八糟不成形的。

科科虽然生活在展览笼子里，但这并不能使她与语言隔绝。因为玻璃是透声的，游客们的说话声似乎是义务为科科进行听力训练。此外，和科科朝夕相处的人们也为科科语言学习提供了机会。因此，我决定采用被称为“同步发生或全面